

云日映穀林 尧陵溯根脉

鄆城尧陵从文献记载到考古实证的文化探寻



尧陵鸟瞰



明代祭文碑



清代帝尧陶唐氏墓碑

冬日尧陵,苍松翠柏掩映,肃穆静谧。阳光轻抚,“穀林云日”牌坊上的纹饰清晰可见,柱头神兽栩栩如生。四周新栽的侧柏挺拔而立,与陵前清代“帝尧陶唐氏墓”碑、明代祭文碑彼此映衬,共同勾勒出一幅古今交融的文化画卷。

溯源:文献中的尧陵记忆

位于鄆城县富春镇西北的尧陵,是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,其历史可追溯至先秦时期。作为上古五帝之一,帝尧“禅让”的美德被后世传颂。关于其葬地,《吕氏春秋》早有“尧葬于穀林,通树之”的明确记载。此后,从魏晋皇甫谧的《帝王世纪》,到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,再到明代王道的《濮州帝尧陵祠碑记》,历代文献均指向尧陵位于穀林,形成清晰完整的记载谱系。

祭祀尧陵的传统同样悠久。据史料记载,濮州穀林尧陵的祭祀活动始自公元85年,延续至1905年,历时1800余年。清乾隆元年(1736),山东巡抚

岳浚奏请重修尧陵,获准实施。修缮后的尧陵规模宏大,设有享殿、朝房、牌坊等建筑,并置祀田、濠地以供祭祀与日常维护。

然而,鄆城地处黄河故道,历史上水患频仍。屢次黄河决口与泥沙淤积,逐渐吞噬陵区建筑,使其最终深埋于黄土之下,仅留下“尧王虚葬八百墓,唯有真身在穀林”的民间传说,穀林的具体位置也因此成为历史谜题。

实证:石坊重现天日

沉寂在2012年被打破。鄆城县文物管理所在尧陵神道南侧勘探时,于地下7.5米处发现了“穀林云日”石坊遗迹。经过近一个月的抢救性发掘,共清理出石构件105件。2019年12月,经过精细修复与重建,这座石牌坊重新矗立于尧陵神道之上。修复后的牌坊高5.75米,宽8.45米,为四柱三间门式结构,柱顶“朝天吼”神兽昂首向天,正间额枋上“穀林云日”四字笔力遒劲。据考证,此四字为乾隆皇

帝御笔亲题,其中“云日”二字源于《史记》对帝尧“其仁如天,其知如神,就之如日,望之如云”的至高赞誉,象征其德泽如云日般普照大地。

“这座石牌坊不仅是‘尧葬穀林’的关键物证,也与《濮州志》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,对尧陵的研究、保护与利用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”鄆城县文化和旅游局文化保护中心主任路维民介绍。探索并未止步:2015年,考古人员在尧陵封土及周边开展勘探,发现一处面积约14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遗址,为“尧葬穀林”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依据。

“尊崇始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。每到清明、寒衣节,大家都会自发来祭祀帝尧。能为此尽一份力,我感到很神圣。”尧陵义务保护员黄金省说。如今,尧陵祭神大典已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使这一古老传统得以延续。

新生:保护与活化并举

近年来,鄆城县对尧陵的保护与利用步入科学

化、系统化新阶段。1979年,尧陵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;2006年,升格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,并划定了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;2025年初,当地开展周边环境整治,植树节期间栽植侧柏600棵,恢复了陵区庄严肃穆的历史风貌。同时,设立文物安全巡查公益岗位,实现常态化巡查值守,为文物构建起全天候保护网络。

在筑牢保护根基的同时,鄆城县积极探索文物活化利用之路。县委、县政府委托专业机构编制《尧帝文化旅游风景区开发建设总体规划》,目前已通过专家评审。项目规划面积614.4亩,以尧陵为核心,划分为尧帝陵生态绿地公园、尧庙区、祭祀区、陵墓区四大功能区,沿中轴线布局人口广场、牌坊、祭祀大殿、灵台、钦明文思殿、尧天门等建筑,旨在打造集寻根祭祖、文化旅游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景区。

从“穀林云日”石坊的重见天日与重生,到地下龙山文化遗址的考古确认,再到整体保护规划的稳步实施,鄆城尧陵的考古发掘与保护工作,不仅是对一处省级文保单位的物理修复,更是对一段跨越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早期记忆的系统梳理与当代唤醒。

随着保护与活化工作的持续深入,这座自黄土中重生而来的文明坐标,正逐渐成为连接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文化纽带,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、生生不息的永恒魅力。 文图 记者 王燕



李应太行学飞刀

北宋末年,鄆城县西北30余里有一李家庄,庄内少年李应,家中虽有良田百亩,宅院连片,却不甘安逸度日,一心向往舞刀弄枪。12岁那年,他辞别双亲,只身外出寻师学艺,立誓不练就一身真本领绝不还乡。

一日,李应行至太行山腰,天色渐晚,饥渴交加,忽见不远处有间草房,便强打精神向前走去。刚到门前,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推门而出。李应急忙上前行礼。老人问道:“年轻人从何处来,要往何处去?”

李应答:“晚辈自鄆城而来,欲寻名师学习武艺,日后好报效国家。”

老人听罢哈哈大笑:“如今天下,朝中奸臣当道,州县贪官横行。对内横征暴敛,鱼肉百姓;对外屈膝求和,割地赔款。纵有盖世武功,只怕也无用武之地啊。”

李应心中一动,暗觉老人谈吐不凡,见识深远,一时竟忘了饥渴疲惫,与他畅谈起来。直至星斗满天、日头西沉,老人才留他用饭歇息。

四更时分,李应被一阵细微声响惊醒,悄悄起身推门窥看。朦胧月色下,只见老人身轻如燕,疾走如飞,忽然银光一闪,一件物什自他手中飞出,“夺”的一声钉在五十步外的树干上。紧接着寒光连闪,如流星赶月,十余把飞刀自上而下齐齐钉作一列。

李应看得目瞪口呆,心想:这位是隐世的武林高人,不是我要拜的师父吗?他当即奔出屋外,双膝跪地:“恳请前辈收我为徒!”说罢连磕三个响头。

老人却摆手道:“老夫年近力衰,技艺粗浅,岂敢为人师表?你还是另寻高明吧。”

李应长跪不起,恳切道:“弟子心意已决,只愿跟随师父。”

老人见他诚心真挚,便说:“既然如此,你须先完成几件事,我再决定是否收你。”

李应连忙道:“请师父吩咐,弟子定当竭力而为。”

老人道:“第一件事:你每日用石子击落树上的枯枝,并用手接住,不得从地上拾取。待枯枝堆至三丈高,再行第二事。”

次日一早,李应便入林练习。起初难以瞄准,终日下来仅得寥寥数枝,手臂酸麻、脖颈生疼。如此两月过去,他已能每日击落一大捆。老人见状道:“从今起,攻击桦皮杖粗细的树枝。”

一年后,枯枝果然堆成三丈余高的小山。老人遂交代第二件事:“今后你每日清扫门前至山顶的小路两遍。”说罢递来一把扫帚。这扫帚竟是特制,沉重异常,李应每日扫完臂膀乏力,却仍咬牙坚持,渐渐习以为常。

又一年过去,老人将李应唤至跟前:“明日我需前往河南少林寺,日期未定。我走后,你须照常扫路,并改骑我那匹白马,于奔驰中继续击枝。”李应谨遵师嘱,日日先扫山路,再骑马练鞭。起初马行缓步,渐次加速,直至驰骋如飞,而他依然百发百中。

一年后师父归来,检视其马上技艺后道:“明日,将石子换作钢刀。”李应又苦练一载,终成百步之内刀无虚发。师父欣慰道:“让你击枝是为练眼力,扫帚中灌入水银是为增臂力。如今根基已成,该授你兵器了。”自此,李应随师父习十八般武艺。

三年后,李应武功已臻化境,尤其飞刀之技,堪称独步天下。一日,师父对他道:“你艺已成,可下山去了。记住:只可行侠仗义,除暴安良,绝不可恃武欺人。”李应泣拜于地:“师父教诲,弟子永志不忘。此恩此德,必当后报。”

李应辞别师父,重返鄆城故乡,此后专惩地痞恶霸,护佑乡里安宁。直至宋江三打祝家庄时,他随宋江同上梁山,终入替天行道,除暴安良的行列。 魏建国



山东快书和莲花落

儿歌曰:俺听快书武二郎,探兄路过景阳岗,一气喝酒十八碗,醉里打虎美名扬。俺听落子宋家庄,有个英雄名宋江,人人都称他及时雨,百八好汉好儿郎。听快书听落子,俺也学学好样子。山东快书,在鲁西南一带家喻户晓,只需两块月牙铜板,用方言合辙押韵说一段故事即可。莲花落的道具也很简单,一铜板、一竹板,腿上可绑小竹板,多说唱水滸、三国等题材。二者如同市井里一对性格迥异的兄弟:一个仗义豪侠,专讲英雄快意;一个如落魄文人,尽诉人间悲欢。一刚一柔,一武一文,共同织就底层百姓的精神图谱。

山东快书起源多与武松等故事流传有关。最初艺人手持瓦片或犁铧击节,在市井说唱《武松传》。后改用铜板,音色清越激昂。表演时一人一板一张嘴,靠语言节奏与铜板韵律严密配合。动词尤其铿锵——“啪!”“噌!”“嗖!”,画面

面应声而出。其内容核心是“侠义”与“公道”,武松、鲁达等形象,成为百姓心中“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”的化身。

表演者多为体格健壮、中气十足的汉子。场地不拘,柳下、市集、茶馆皆可。开场铜板急如雨点,瞬间聚拢行人。说到“武松打虎”处,表演者扎弓步、运气挥臂,铜板声如擂鼓。幽默处眉眼生动,满场哄笑。

莲花落初为僧侣募化所唱,后流入民间,成为乞丐、盲人谋生之技。唱腔悲苦婉转,旋律简单易上口。内容既有劝善故事、爱情悲剧,也常见景生情,遇店唱店,逢事唱事,言辞恳切,以动他人恻隐之心。

如今,这两种艺术更多见于曲艺专场或非展演。当那熟悉的声响再度响起,我们仍能从中听见遥远的市井回音——那里有英雄气,也有乞儿调,交织着生存、尊严与向往的古老故事。 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

郭氏坠子:鲁西南不灭的民间灯火

在鲁西南的黄土垅头,人们常把说书人唤作“夜灯”。这里的农村素有晚上听说书的习俗,说书人一张嘴便能点亮黑夜,让蹲在墙根的庄稼汉们顿觉眼前豁亮。要说鲁西南曲艺里最耐听、最透亮的那盏“灯”,菏泽艺人郭永章当之无愧。

1945年,郭永章出生在牡丹区牡丹办事处苏道沟村,一岁时就因病致盲,从此世界只剩声音与触感。而这份额黑暗,恰恰逼出了他一个高亢独特的“瞎腔”,练就了“郭氏坠子”的鲜明风格,也为河南坠子开辟了一方新天地。

少年时的郭永章,因双目失明,家境贫寒,日子比常人艰辛数倍。为了生计,他常随父母外出讨饭,可他伸得更多的不是手,而是耳朵。农村里常有艺人唱坠子戏,他总能循声而去,蹲在一旁潜心聆听,很快便沉浸其中,寸步不想离开,有时入了迷竟忘了空腹饥饿。久而久之,他对坠子戏产生了炽热的感情,萌生了一生的伴侣赵玉萍。两人虽同为盲人,却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,婚后感情和睦,先后育有四个儿子。可日子刚有起色,厄运便接踵而至:三儿子溺水夭折,四儿子触电身亡,风雨夜里,家中积攒多年的6000元钱又遭盗贼洗劫。历经重重变故,郭永章并未消沉,为了挚爱的坠子艺术,他将痛苦深埋心底,用戏词缝合伤口,尽显不向命运低头的洒脱与豪迈。

1972年,27岁的郭永章经人介绍结识了一生的伴侣赵玉萍。两人虽同为盲人,却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,婚后感情和睦,先后育有四个儿子。可日子刚有起色,厄运便接踵而至:三儿子溺水夭折,四儿子触电身亡,风雨夜里,家中积攒多年的6000元钱又遭盗贼洗劫。历经重重变故,郭永章并未消沉,为了挚爱的坠子艺术,他将痛苦深埋心底,用戏词缝合伤口,尽显不向命运低头的洒脱与豪迈。

“坠子是我的棍,也是我的精神寄托。一根弦能让我在黑暗中探路,一段

唱能替我把生活点亮。”这是郭永章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凭着对坠子戏的痴情,郭永章一唱就是几十年。他常年奔波,四处游唱,声誉风靡鲁、苏、豫、皖四省交界地带。有时在这个村还没唱完,那个村的村民就来“抢弦子”,只为争他去自家村里说书。后来,他的许多作品被制成磁带、光碟,田间地头、农村院落、城镇街头,时常能听到他的经典唱段。

从民间说书人到坠子大师、民间艺术家,郭永章一生改编加工了众多传统段子,也创作了不少新戏,几乎每一段都是经典。《罗成算卦》《吹牛》《老来难》《报母恩》《郭举理儿》等代表作,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,唱的是家长里短,讲的是劝善行孝。唱词中的嬉笑怒骂、人情世故,全在他嘴角张合与面部表情中毫无遮掩地展现,深深打动着每一位听众,让人百听不厌。

除了舞台表演,郭永章在影视作品中也有着精彩表现。2010年,导演顾长卫将他请进电影《最爱》,他首次亮相一唱而红。在郭富城、濮存昕、章子怡、蒋雯丽、王宝强等众多大牌明星之中,他饰演的盲人“二骚爷”,虽胡拉得娴熟精妙,唱腔如泣如诉,如怨如慕,瞬间吸引了观众的目光。

尤其是片头的《罗成算卦》高歌飞扬,片尾的《吹牛》酣畅淋漓,沙哑的嗓音顺着黄土坡飘进都市,让他首次发现,“郭氏坠子”竟能把城里人唱哭,充分彰显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。顾长卫

在鲁西南,人们形容办事不靠谱、不着调的人,常会用一句文绉绉的话:“这人办事不着四六。”用数字作为贬义词,除了“二百五”之外,鲁西南方言里常见的恐怕就是“不着四六”了。

深究起来,“不着四六”并非起源于百姓的日常生活,而是出自古代读书人之口。它看似土得掉渣,实则源于讲究对仗工整、辞藻华丽的古代骈文。骈文盛行于魏晋至唐宋,最鲜明的特征便是“骈四俪六”,即全文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,讲究对仗、平仄与用典,也就是“四六成句”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章句》中精准概括其韵律之妙:“四字密而不促,六字格而非缓。”晚唐以后,骈文便直接被称为“四六文”,李商隐的文集更以《樊南四六甲乙集》为名,足见“四六”句式在当时文坛的主流地位。这些工整的四六句式,在千古名篇中俯拾皆是。最著名的当属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,其中“渔舟唱晚,响穷彭蠡之滨;雁阵惊寒,声断衡阳之浦”便是标准的四六对仗,上下句词性相协、意境相契,读来朗朗上口。文中此类四六对仗的名句颇多,正因如此,楼以文传,此文也奠定了滕王阁作为“四大名楼”之一的地位。此外,北周文学家庾信《哀江南赋》中“钟仪君子,入就南冠之囚;季孙行人,留守西河之馆”,也以四六句式铺陈典故,凝练地抒发家国之思。古人写骈文,须严格遵循四六格律;若脱离此规范,文章便会显得杂乱无章、气韵不畅。倘若文中缺乏这些精工的四六句,便会被文人讥笑,因为不善运用四六句,即被视为不善为文。四六句运用得当,则能提升文章的可读性与传播力。

鲁西南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,文化底蕴深厚。古人将骈文“必守四六”的规矩,转化为日常处事的评判标准——说话办事不合法、不靠谱、不着调,便是“不着四六”。这种原本属于文人之间的文章评价,久而久之流传民间,褪去书卷气,成了方言中嗔怪或评点的口语,既保留了核心意涵,又添了几分文雅气息。在古人看来,日常为人处世与写文章一样,都须有“章法”与“规矩”,脱离章法便是“不着四六”。

如今,人们口头上虽常说“不着四六”,但知其与骈文渊源者却越来越少,多数人只明其意,不解其源。有人说方言是“活化石”,此言不虚——鲁西南这句土语,就像一条隐秘的纽带,一头连着当地人的生活日常,一头系着千年前文坛的锦绣篇章。它提醒我们,那些看似朴素的方言土语中,或许正藏着古人的智慧与文采。

“不着四六”,简简单单四个字,既有乡土的温度,亦含骈文的韵律与风骨,承载着中华文化鲜活而动人的传承。 张长国



惊喜感慨:“天下识君,词好,旋律好,声音也好,无法复制。”郭永章的出演让银幕一亮,也把这盏民间的“灯”挂上了星光。此后,“郭氏坠子”在网上广泛传播,收获无数称赞,可他却谦逊地说:“俺只是给电影跑了个龙套,真正的台子还在乡村里。”

如今,80岁的郭永章仍不停歇地走村串乡,为百姓带去欢乐。可在他心头,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:偌大的鲁西南,竟找不到一个愿意学习“郭氏坠子”的后生,他满心担忧这门技艺会就此失传。

“我怕的不是穷,而是曲儿断。”老人的话语里满是无奈。偶有高校、文化馆请他开展“非遗讲堂”,他总是欣然应允,二话不说背起坠子胡就去。“只要有入听,我就多添一灯油;只要有人学,我

就多留一根芯。”他渴望相关部门能大力扶持,让更多年轻人加入进来,将“郭氏坠子”传承下去,发扬光大。

夜幕降临,赵玉萍的苏道沟村炊烟散尽。郭永章又坐在门前的板凳上,坠子搁在左腿,右脚轻点地面,沙哑的嗓音穿过院落,飘向远处的麦田。恍惚间,《老来难》的唱词在耳畔回响:“老来难,老来难,劝人莫把老人嫌。当初只嫌别人老,如今轮到咱面前。”这句或许不够华丽,却是乡间最真切的灯火——灯火将尽,火光犹炽。那光里,有黄河泥沙的厚重,也有牡丹的倔强。愿这盏民间灯火能被更多人看见,愿更多这样的灯早日亮起,让“郭氏坠子”的“瞎腔”不会成为绝响,让更多人能在这质朴的声音里寻回故乡的印记。 邓文献

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『不着四六』